

周周 著

一个悲情感人的故事
一卷深思的少女成长史

玫瑰不香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周周 著

一个悲情感人的故事

一卷深思的少女成长史

玫瑰不香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不香 / 周周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

ISBN 7-80187-093-X

I. 玫…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2338 号

玫瑰不香

著 者: 周 周

责任编辑: 张民捷

装帧设计: 贺玉婷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三河市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10.875

印 数: 1—3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093-X/I · 031

定 价: 1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想去一个地方，

玫瑰花儿开放，

没有忧愁，没有烦恼，

梦想的白鸽飞翔。

我想去一个地方，

绿水儿环绕村庄，

我的亲人我的故乡，

你可吉祥？

我想去一个地方，

水波儿荡漾，

荡去我心中那层洗去我难言的忧伤

嘿，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摘自《玫瑰不香》

湖儿的歌声

前言

为什么取名叫《玫瑰不香》？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打算给自己的作品写什么前言和序之类的东西。尤其是这两年，生活在北京，又读书又为生计奔波，文字对我来说已经生疏了。偶尔路过书店或书摊，翻翻人家的新书，看看人家的序，酸涩的忧伤就涌上心头。

其实，对于一个喜好写作的人来说，独立的一间小屋一张书桌，就足矣！但是在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一点小小要求也是一种奢侈。

然而，今天，当我再度打开这部搁置已久的作品时，刹那间，我又回到了西安那间宁静的小屋，又沐浴到了窗前那束温暖的阳光，看到了屋顶平台上那一簇簇火红火红的玫瑰。我要为它写个序！这个前言，算是对它的交代，也算是对我自己这几个年的一个总结。

这要感谢编辑张民捷老师，她要求我重新给作品写个内容介绍。否则，我是动不了笔的。

《玫瑰不香》的书名就来自于屋顶平台上那一簇簇火红火红的玫瑰所给予的启示。2000年春节过后，我就开始动笔写它，毫不犹豫地写下这四个字。此后，无论花开花谢，都没有改变它。

在整个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玫瑰始终以它各种鲜艳欲滴的姿态绽放在我的眼前，绽放在我虚拟中的那座城市——紫城中，也同





样绽放在我的主人公莎儿面前。它见证着莎儿的理想、失败、绝望和惶恐，这个灵性之物，是我潜意识里赋予莎儿的最完美的化身。

然而，我的莎儿，徒具其表，毫无其香，像一束涩涩的塑料玫瑰花。没有生命的昂扬，更没有喧嚣。她的灵魂永远都在游荡，游荡在紫城的上空，游荡在紫城的大街小巷。不，不仅仅是莎儿一人，还有徐凌、宝宝、小英子、胖姑娘、红霞她们，一群飘荡的寻找归宿的灵魂。

其实，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省会，从北京到上海，从深圳到广州，从大连到内蒙古，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多少女人（或女孩）的灵魂不在飘荡？那些或美或丑，或高雅或低俗的人儿，带着或高尚或低微的飘荡目的，焦灼不安，渴望他人把自己从茫茫的大海中捞出来，回归安之若素的状态。

但是，她们真能回归安之若素的状态吗？她们同男人一样，都是贪婪的动物。有了物质要精神，有了精神要情欲，没有片刻的喘息。一次次飘荡，一次次撞击，天赐花香荡然无存。我的紫城就是潘多拉魔盒，那一群想从中抓捞东西的女孩就是如今中国大地上飘荡女人中的一簇缩影。

不同的是，她们想抓捞的是什么？如果抓捞的是生存，我们没有权利不给予她们同情！如果她们抓捞的是贪婪和堕落，那就另当别论。尽管我同样可以理解她们骚动的灵魂。

我的《玫瑰不香》展示的就是莎儿，这个玫瑰花般的孩子，在抓捞生存时是怎样被一点点剥夺掉“芬芳”的过程！

莎儿是现代的天使吗？

莎儿从小寄人篱下，备受歧视；回到母亲身边后，又目睹家人

悲苦的生活；她渴望亲情，得到的却永远是喝斥和辱骂；成人后，为了重新成为一个城市人，她绞尽脑汁；后来为了救治车祸中的母亲，她失去了贞操。最后，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她离开了紫城，离开了苦战八年才最终接纳了她的紫城。令人感动的是，自始至终，她都没有亵渎自己的爱情。

我对莎儿这个角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承受着她历经的苦痛，一次次在可能的生活轨迹里去改写她的命运，常常写得我泪流满面，胸闷难抑。

在写作的那段日子里，莎儿与我如影随形。为了不过度地伤害她，我三易她失身的章节。每一次的设计都令我徘徊数日，焦灼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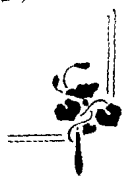
最初的设计是，她为了给母亲争取医药费去了那个别墅，被那个南方老板强暴了。之后，南方老板扔给了她三千块钱。写完后，我觉得自己罪不可赦！

第二次改为，莎儿为了救治母亲，自愿献出贞操，换来了三千块钱。这是另一种戕害！

两稿之后，我搁下了。既不满意，也无力修改，处于一种胶着状态。

那时的作品长达36万字，两条主线交织进行。一条是莎儿妈生活的基建铁路单位，另一条就是莎儿生活的紫城。人物重心除了莎儿外，还有莎儿妈、徐凌和朴子，不像现在的定稿几乎是围绕莎儿一个人来写的。

2001年10月，我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一边攻读硕士学位，一边干着与文字不相干的工作谋生，整日里像被狼追逐着来去匆匆。好长一段时间，看见文字，我没有一点感觉。提笔写信，脑子里都找不到几个词儿。





我焦灼、绝望。

想想看，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陡然间失去了与文字交流的机会，她的灵魂能安吗？我开始对紫城的姑娘们有更进一步的了。了。

再度阅读《玫瑰不香》时，我惊异地发现，北京生活在我身上的打磨：我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原先那种缓缓的牧歌式的叙事方法了！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

我朝自己过去否定的方向走去，朝自己曾经讽刺过的没文采的方向迈进。我开始大刀阔斧改写《玫瑰不香》。

首先字数限制在22万字内。然后略去莎儿妈那条主线，只给她一个淡淡的描述。紫城这条主线，笔墨重心全落在了莎儿身上，别的女孩成其点缀，有的甚至删去了。比如朴子这个人物。

其实，现在看来，我删去朴子是一个败笔。她的身上折射了莎儿及其母亲两个人的命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

我增添了一个人物：张欣强。一个能够把莎儿从困境中拉起，能够让她的灵魂安歇下来的男人。只是遗憾的是，他已身为人夫。

说真的，我改动这么大，设置这个人物，就是为了给后来莎儿的失身找到一个心安的理由：懵懂中，她误将南方老板当作张欣强，她哭着心甘情愿地付出了她自己。我借用南方老板的躯体给她的爱情画了一个句号，同时也为那几千块钱给她扯起了一道遮羞布。我不心疼她谁心疼她！

我否定了她和西门子之间的爱情，改为西门子一厢情愿地追求她。一个市物资局局长的儿子，是有能力把她拉离生活的苦海的。但是，莎儿拒绝了他。她非常清楚，两个成长道路与生活态度均不同的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

莎儿对西门子的拒绝，一下子凸现出了她人性中最美好最高

贵的一面。如果说过去她在读者面前的形象都是郁郁的、灰灰的，现在则是灿烂夺目的！有人说，我让她的拒绝使她成为了现代生活中的天使！

我不敢奢求我的莎儿戴上“天使”这顶桂冠。一个富翁对一块金子视而不见，不足为贵；而一个叫花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一个圣人！

在今天，在一个漂亮女孩堕落都不需要理由的年代，我塑造莎儿这个人物是有用意的。她有玫瑰般的容颜，有无数个堕落的理由，但是，她没有堕落，她努力让自己在“石缝”中生存下来，努力不让自己长得歪歪扭扭。

这需要何等的自尊自爱！

我敬重她们，敬重生活中所有像她和她母亲这样的人。

此书谨献给生活最底层的人！

我想坚持什么？

我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我的记者职业让我接触过形形色色底层的人。她们的哭泣、呐喊、眼泪都盛装在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常常使我开怀大笑时陡然沉静下来。可以说，我对生活的理解就是从他们身上开始的。现在，我借用小说这种体裁来诉说她们的故事，她们的忧伤和无奈，就是对她们往昔馈赠的感谢。

我曾经在一所中学的操场听到几个孩子说：“喜儿真傻，黄世仁抓她去享福她都不去，非要跑到山里头去受罪，活该！”

也还有人告诉我，北京现在一些大学的女生，大一大二就开始傍款，一毕业或者没毕业就傍来一套房子，大家都觉得她很有本事。





我做过老师，听到这些事心里很难过。

2000年5月，我的小说第一稿完成时，有一个书商闻讯赶来。他要我的手稿。那时，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作品正红火着呢，社会对她们的写作方式议论纷纷。

我，女人，一个比较漂亮的女人，七十年代出生，似乎都符合他们找寻的条件。只是作品没法往有的方面靠。

“没关系，改个畅销的书名就行。《寡妇VS两个宝贝》怎么样？贴上几张美人照，不红不可能！”书商“哗哗”地翻着手稿。

“我先给你五万块，出版后赚了再分，怎么样？”

我拒绝了。

我的莎儿妈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他的手中一瞬间就成了《寡妇VS两个宝贝》。再翻翻，莎儿就该变成荡妇了。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结局，也不是我写作的初衷。

不管世界怎么变化，我都努力坚守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坚守这些东西不是想标新立异，或者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纯洁”。其实，这世界哪来纯而又纯的人呢？

只是，我一旦丧失内心里多年坚持的东西，就找不到北。就像现在，我已经在北京生活快两年了，耳边还时时想起西安东大街上那一群补衣女的叫声。

“补衣服哟！补衣服哟！！”

这些叫声让我充满敬意，让我不安！

周周

2003年5月27日拙笔北京

代 序

“村妇”周周

周周是孝莉的笔名。孝莉是我们的“村妇”。说起这个“雅号”，还有两段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几个小姐妹组成了一个小组，常常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进书店，一起看碟片。

有一天，我们去其中的一个家吃火锅。孝莉是骑山地车去的。那车刚流行，骑起来屁股撅得老高老高的，搬起来死沉死沉的，价格还不菲，七百多块，孝莉宝贝得不得了。

朋友家住六楼，小院很是清静，几乎无杂人往来。进院后，我们让她把车锁在值班室窗下，她不肯，她要我们每个人帮她扛两层，扛到六楼去。我们哪里肯！

“不扛就不扛！我自己扛！”僵持之后，孝莉气坏了，搬起车“噌噌噌”地就上了楼。我们跟在她身后，龇牙咧嘴做鬼脸。她一口气搬到了六楼！

“村妇！”当她满脸通红得意地回转身时，我们异口同声喊道。此为第一段故事也。

一日，几个西班牙少女来凯悦酒店跳舞，我们结伴去看。舞蹈之后，我们就着狂欢的音乐品酒愉悦。正尽兴时，一回头，孝莉竟然蜷缩在真皮沙发上睡着了！工薪阶层，来一次这里容易吗？气愤之余，我们一把把她拉起：“要睡回家睡去！村妇！”





此为第二段故事也。

“村妇”这顶桂冠就这样牢牢地落在了孝莉的头上。不过，我们不常这样叫她。只有在她的举止与我们格格不入时，我们才如此这般泄愤。她从不介意，有时还会放声大笑。

此“村妇”绝非彼“村妇”也。说话嗲声嗲气，妩媚着呢！她不是故作姿态，南方人嘛。还有，她走路一扭一扭的样子也常常招致我们的批判。有一阵子，我们集体矫正她，矫枉过正！算了算了，任她去吧。

孝莉是个爱把握话语权的人。每次聚会，她都首先发言，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听的时候大家都兴趣盎然，一出门就顿觉愤愤不平，开了一场她的个人专题会！

“瞧你能的，‘曦’字下面少写了一横！老师说写名字写错了二十年！”有一次，我冷不防地插了一句。

“不可能！”她急了。

“看你赖！”我把作业本扔在她的面前。交作业时我让她帮我写了一个封面。

“不怪我！谁让你妈给你取了这么一个复杂的字！”说完，她左看右看，就想不起刚才说啥了，我们捧腹大笑。

大学毕业后，孝莉去了一家市属专业电视台。一年后，她就当上了一个部门的主任。过了一年“官瘾”，她就辞掉工作杀回学校考研了。

她租了一间教工厨房居住。那屋子是用油毡盖的，地底下是下水道，又潮又湿。门上挂着一张破竹帘，让人觉得到了非洲难民营。

苦学八个月，最终以外语几分之差落选。我们都替她惋惜。她自己倒不觉得，随后搬出那间屋子，拿出所有的储蓄租了一间干干净净的房子，还购置了一些家具和电器，营造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家。

她的小屋又成了我们共同的乐园。

也许是心底的失落吧？也许是想证实自己的实力吧？一天，孝莉宣布她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写小人物的生活，小人物的辛酸。小说取名为《玫瑰不香》，我们一致通过。

我们期待着。

两个星期后，她拿出了小说第一章。我们抢着看，但是看不下去，过于细腻！

几天后，她又拿出一稿，四万多字，还是太啰嗦。

“仔细看看！仔细看看！”她可怜巴巴地哀求我们。我们摇头。她想了想忍痛扔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许我们看稿了。

她没白没夜地写着，可惜了一张粉脸。

“看看，你们仔细看看，看看我的眼睛下面是不是长皱纹了？”每次一见面，她的开场白就来了。

“长了长了，好长好长了！”我们烦了！

“去去去！”她佯装生气。

小说写到三分之二时，华商报社招聘编辑记者。一个难得的机会。孝莉闻讯去考，考取进入。报社的考核制度是严格的，她白天外出采访写稿，晚上伏案疾书，常常深夜一两点才上床入睡。

小说终于完稿了。

“把惊喜留到最后吧！”她说。仍旧坚持不要我们看稿。

2001年10月，孝莉去了北京，去实现她念念不忘的硕士梦，走时也带走了《玫瑰不香》书稿，我们盼望它早日变成铅字。

如今，喜获它就要问世了，我们真替孝莉——这个“村妇”高兴。那是一份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期待着！期待着！！

好友：曦曦

2003年5月拙笔西安





第一部

· 1 ·

六岁的莎儿的心口痛病又犯了，每年的春夏两季都如此。

瘦小的小姨背着她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两个肩像钟摆似的摇晃着，嘴里不停地嘟囔：“乖，莎儿，不痛，不痛。”她的投影在飘飘忽忽的煤油灯光中一伸一缩似魔鬼跳舞。

莎儿半耷拉着眼皮，浓密弯曲的睫毛不时无力地张开一下，触到小姨蠕动的投影又急忙耷拉下去。疼到极处时，苍白而洁净的小脸死命地抵住小姨郝琴的后背，发出尖利的叫声，听得人心里发怵。

紧闭的门外隐约传来争吵声，一个老妇人沙哑着嗓子叫着：“你这是故意对着干，你明知道莎儿要吃，偏偏搞完。”

“她能吃，我们就不能吃了？我是外人，你孙子孙女也是外人？啊，你说呀？”话音未落，一个钢刀似的声音猛烈地回击道。

“我不是讲你不能吃，你们总得留几朵呀！你看她疼得像什么样子？你们不吃就活不了啦？”苍老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串颤音。



“她病了也比我们死了强！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偏心的阿婆！”尖利声更加猛烈地敲击着老妇人的心。

.....

“幺姑，阿婆和舅娘又在吵架呀？”莎儿的头烦躁地在小姨的背上蹭来蹭去，声音细若游丝。她随表姐妹称呼，把郝琴叫成幺姑。

“没，没有，莎儿心口还疼吗？”郝琴温柔地问道。交叉的双手反过来轻轻地拍拍莎儿的屁股。她身材矮小瘦弱，瘦削的脸上有着一双过大的眼睛。她不时地向上耸着莎儿，额上已经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幺姑，我是不是活不了了？”莎儿的声音里含着惊恐。“说啥子话嘛，明天鸡冠子花开了，幺姑给你煮几朵吃，一吃就好了。”一丝泪光涌上郝琴的眼眶。

“花都被红红蓝蓝吃了。”莎儿怯怯地说，“哎哟——”她又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仿佛她的心正被魔鬼粗大的双手揉搓着。

“莎儿，疼得不得了呀？”郝琴的心一阵痉挛。

“幺姑呀，我要死了！蓝蓝说我心口再疼就要死。我就要死了，我还不知道我娘我爹长得像啥样子，我想见见他们，幺姑！”莎儿开始哭泣，眼泪顺着蜡黄蜡黄的小脸往下流。

“听她胡讲，她说着耍的！”郝琴急忙安慰道，声音里透着气恼。莎儿听了这话心里好受了一些，交叉吊在郝琴脖子上的胖乎乎的小手又紧了紧，几乎把郝琴勒得喘不过气来。

“你们又吵啥子嘛，让人家听见多不好！”一个略带磁性的男人声音传了进来。喧嚣的争吵声突然停止了，郝琴急步走到房门口侧耳倾听，一双大眼一瞬不瞬地瞪视着墙角的青木衣柜。

“郝宝，你回来得正好！你讲讲理，莎儿的病又犯了，我讲她摘

花时剩几朵花，她就骂我偏心。”

门外，驼背小脚郝老婆气愤地指着一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麻脸女人说。“你摘花时剩几朵嘛！”男人斜了麻脸女人，示意她闭嘴。

“我从早到晚忙得才进屋，你娘就冲我大喊大叫！花不是我摘的，对我大喊大叫干嘛？”麻脸女人不依不饶地喊叫着。男人一身中山装，胸前口袋插着一只钢笔，皮肤和双手都白白净净的。

“我做娘的好声好气讲你两句，咋就冲你大喊大叫了？我是大喊大叫的人么？不是你摘的，你刚才为啥不讲？”郝老婆声音颤抖，脸像折皱后抖开的纸。

“谁冲你喊了？谁冲你喊了？”麻脸女人陡地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刺得男人耳膜生疼。

郝琴一步跨出门来，这时，男人发出公牛般的怒吼声：“你给我闭嘴！你给我闭嘴！你是不是想把老娘气死呀？滚回屋子去！”郝琴急忙收回跨出去的一只脚，轻轻地合上了门。

“好呀，郝宝，你竟敢冲我喊！我张草嫁到你家，当牛做马给你生了六个娃，这会儿为了几朵花就对我喊开了。好呀，你有本事，你带娃，我走！我走！！”麻脸女人放声大悲，转身冲下台阶朝堂屋冲来，她穿过过道朝自己的西厢房跑去，几分钟后腋下夹了一个布包跑了出来，把那两扇刷着“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几个白生生大字的黑漆大门摔得“叭叭”作响。

“娘——，你别走。”蹲在门口满脸鼻涕的四岁老五和三岁老六哭叫起来，伸手抓着。她娘像一阵山风一样从她们身边裹挟而去。

“这个家容不了我，我命苦啊！”麻脸女人冲上最高一层台阶，反过身来手臂在空中一抡，一根黑黑的手指直指白净的男人。





男人向上瞪视着一动不动，她哇地一声双手捂脸，嚎啕着朝东边松树林跑了去。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一串少女的歌声从台阶上方传了下来，老阿婆急忙扭过脸来朝树林方向指去：“红红、蓝蓝，快去追你娘！”两个女孩一愣，随即朝阿婆指的方向跑去。

“莎儿好点了吗？”老阿婆倒背着双手，佝偻着背，满脸怒气地跨进卧房门来。

“娘，好一点了，你坐。”郝琴急忙从雕花的青冈木床下拉出一条板凳来给娘。老阿婆一屁股坐了下去不住地喘气。

“把她放下来，你去做饭吧。福胜还没回来，你先给你哥做。”老阿婆叫住门口的女儿，郝琴点点头走了出去。

月亮在天窗上端移动，隐隐约约可见桂花树。“莎儿，喝点醋，醋能杀死肚子里的虫子呢！”郝老阿婆取下方形帽上别着的针，挑了挑放置在墙凹处的煤油灯。

“我不喝，我不喝。”莎儿把头扭了过去，躲避着阿婆从黑土坛子里舀出的自酿醋。

“喝，喝了就好，啊？”老阿婆央求道。莎儿只好翻过身来勉强地抿了一口，嘴角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一双向上斜挑的双凤眼暗淡无光。

“乖，先睡，阿婆做好饭就来叫你。”老阿婆给莎儿拽了拽身上的单子，取下煤油灯出去了。

隔壁灶房。“娘——”郝宝从灶膛口抬起头来叫了一声。他的娘没言语，一声不响地坐在了自家的灶台前，慢慢地掏着灶灰。

郝宝见状，赶紧点燃一根麦秆送了过来。郝老阿婆还是把脸拉得长长的不说话，郝琴郝宝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